

指导外孙女米娅射击

当我得知十四岁的外孙女米娅要我教她如何射击时，我及时抓住机会。

我不加犹豫的立刻问她何时可去；最后我们决定在她学校放春假期间选一天。

身为八届比安奇杯冠军，表示希望跟我学习射击的人不少，可是对此我未必欣然接受。

我的坚定持续、我的关照细节、我遵守指导一丝不苟，使我能做个好学生，但我自知没有做老师的本事。而且，教人射击要花的钟点往往超过自己花在靶场的时间；你得准备装备、得规划入门课程、得前往靶场事前安排、事后也要清理。

当人求教于我时，他们真正的意思其实是要我带他们出去射靶。而要了解枪支操作安全与如何操作，非专注达不到目标；练习射靶与准确射靶，也需要投入大量的时间和决心。

不过，对米娅来说，我感觉不一样。第一，她是素质优秀的学生，而且她具备的条件不止于此。

我射击生涯达三十年，历程中累积出来的知识和技能，我希望能够传授给家人些许；这是一个机会。我希望她至少对如何安全操作枪支有基本的了解，不至于对枪支有畏惧感，像我当年报名参加射击课程之前一样。

即使她不想长期投入射击，我们一起上课时，她可能会碰触到一些知识会留在她脑海、日后也可能重新拾起再接再厉；也许她可能会结交喜欢射击的人，他们可以一起享受射击的乐趣。

我射击生涯中，有个遗憾是我的家人从来没看过我比赛。不过从竞争的角度来说，亲人在场观赛没有意义；我参加的比赛都是与强敌交锋、在高压下竞争，稍一分神就可能干扰射击表现。

外子家一知道我每次比赛要过什么关。每每我赛完回家，他会听我讲说比赛的事；他会帮我安排比赛前后的出外旅行的计划；比赛落幕，他也会参加颁奖宴会。尽管家一从未在现场目睹我比赛，但那是因为他不想让他的出现负面影响了我的表现。

我另外三个外孙女曾跟着她们的父亲学枪法，因此这是我把一些射击智能传授给米娅的机会。

米娅跟她母亲顾麒跟我约好在靶场见面。我事前告诉他们要带保暖衣服、午餐、墨镜和帽子。我替她们预备了耳塞。



射击之前，我给米娅上了一堂枪支安全课。我示范如何将子弹安全上膛与取出子弹。她搞清楚了取出弹匣卸出枪管的先后顺序；向后拉、锁住滑动枪机、确定枪膛是空的，而且是重复几次之后，我才进行下一步。

米娅一点也不含糊，当我说枪口必须总是朝下时，我有信心她会确实照做。

顾麒料想我会喜欢指导米娅，她料中了。

她事后说：「大家都喜欢教她。你跟她说什么，她会给你具体的响应；你清楚她懂了没。她听从指示、问好问题。」

正确用枪，全看你枪握的对不对、你如何扣扳机、有没有良好的站姿。



我让米娅跟我握手，藉此对她展示握枪时该有的力道。我教她如何用左手、右手握枪、如何控制后座反冲。她学会了如何慢慢往后扣动扳机，一直到子弹出匣，同时也专心对齐标靶与瞄准器视线。米娅把手指放在扳机外，等她准备要发射的那一刻才移动手指位置。

我也告诉米娅，射的准需要注意哪些事，即使是近距离；我让她从七码外对准纸靶目标射击开始。

我还是射击运动新手时，为了求准，有两年的时间我都从未站立射击，都是坐在靶场的板凳上练习牛眼靶心射击。初学时我用这个方法磨练准头，兼及练习正确握枪、控制扳机、对齐瞄准器与目标物。我只需要集中精力慢慢地把扳机往后挤，直到子弹弹出。我让米娅从坐着射击开始，让她专注于握枪、视线直线对齐及扳机触发控制。

这是米娅第一次用手枪射击，但她很快就进入状况；没多久，她就在标靶上留下来一个结实的弹痕。



顾麒也射靶了。她事后回忆说，我几年前曾经带她去射击，她记得检查枪支安全的步骤和查看枪膛。

她记得如何安全地将子弹装上和卸下半自动手枪、如何显示枪膛清空、枪口始终朝下。

顾麒的双手、双臂因攀岩而结实有力，她握枪也握得稳。她那天表现的枪法不错。



结束牛眼靶心射击后，我让她们使用我的比安奇杯比赛用枪，在四十码外瞄准装满水的汽水罐，进行射击。这类的射击很有看头；汽水罐在被击中那一霎那爆炸，水花四溅到空中。



我摆放了二十三个罐子，子弹击中目标时她们乐不可支。两人坐着射击了一会儿，但也练习站立射击，看看两者有何不同感受。



顾麒后来说，看到我在靶场活动的一幕，她稍稍领会了我一生为射击付出的辛劳——要拖拉器材、要准备、要清理。



不过，与我一生所投入的相比，她们母女俩所看到不过是最基本的。在多年的比赛里，我是百分之百的对射击运动付出，而且是在我事事精细规划、坚持不断和一心要求进步之后，才达到我能到的高度。

我不知道射击是否会在米娅的人生中占有一席之地，但我很乐意为她提供一个安全和愉快的环境，让她从中学会安全地操作枪支，也能深入了解枪法准确所需具备的技术条件。

顾麒事后回想米娅的表现说：「我觉得她太赞。我可能有些夸大其词，但我非常以她为荣。」